

白领

1999

《万科》周刊精选

WHITE COLLAR

人文情怀



白领:1999

主 编
单 小 海

编 委

王 永 飏	黄 芳
季 蕾	乐 曼
江 向 东	

花 城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白领 1999/ 《万科周刊》编辑部编.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0

ISBN 7-5360-3226-9

I. 白… II. 万… III. 社会科学—杂文集 IV. 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00280 号

白领: 1999 (下)

《万科》周刊精选

《万科》周刊编辑部 编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经销

深圳市鹰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深圳市罗湖区水贝一路水贝工业区 21 栋 2 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5 印张 187,000 字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 7-5360-3226-9

C·14 (上下册) 定价:3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人文情怀

【灯下文字】

人们在看似明确的生活目标下从我们身边掠过,惟恐落在别人身后地向前奔跑,仿佛要赶上最后一班通向未知的列车,他们心情盲目,但是目光高远

3	寻找心灵的归宿
5	苹果的故事
6	于是过节
8	在美国过春节
10	年不是猪肉,年不是青菜
11	过年是不是越来越没有过年的味道?
13	稻草和塑胶花改变的命运
14	固定和漂流之间
16	奔跑的生命
19	叫故乡太沉重
23	穷人的阳光
27	过桥
30	诉说
33	惘然四顾
35	父亲
39	黄金岁月的背影
42	回到高原

【姚氏人语】

湖北人真不知是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年代、为什么事得罪了哪位外省名人,把我们这些一辈子善良勇敢的热情好客的湖北人,故意糟蹋和特别描写成这样的一只鸟。真冤,真是比古代的窦娥还要冤

49	千年虫将要来
52	伟哥也要来
54	武汉我的家
57	铁汉也有柔情
60	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

【万种风情】

每个人都在紧张地控制自己,象戏水的鸭子,表面是一派祥和,两只脚却在紧张忙碌

69	一个人的遭遇
70	有女十五
72	快乐着你的悲伤
74	三文鱼的人生
76	暗涌
80	主动失业
82	我们的城市
83	梅林生活
86	车过后海路
89	心灵捕手
92	荒唐岁月
94	画皮心语
97	终点
100	寻找罗敷
102	谁害怕洛莉塔?

【边走边唱】

尽管从骨子里是个悲观的怀疑论者,我仍然为这一切,我听到的,我看到的,深深感动。在我看来,那些虔诚地把自己交出的人,就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灵魂

107	我喜欢登山
115	西班牙札记
119	经线上的春天
122	大昭寺
124	母鹿后腿上的宫堡
126	雅鲁藏布江的早晨
129	哲蚌寺四题

【南腔北调】

只有让自己处在一种没有负担的状态,才能象一只空杯子一样,给装进智慧,装进创造力

135	守护主义者死亡事件
138	美好年代的人物
141	快乐磨亮他人手中的刀
143	定期地让自己清零
146	老实和尚
148	好人
150	灰人
153	吃饭
155	我之最最
162	公司语言
165	我们现在还会说话吗?
170	权当童话
173	从“盗眼案”谈法治精神
176	清澈的时代
179	儿童嘴巴与五四精神
183	21 世纪需要肌肉
187	陈凯歌:纵有雄心亦徒然
189	借我一双复眼吧
191	一种稀缺的心灵生活
193	追索“人民记忆”
195	遗弃世界的人
197	一个悲观主义者的心灵访谈
201	1999 遭遇激情

【跋】

203	仍然在路上
-----	-------

一 灯 下 文 字 一

人们在看似明确的生活目标下从我们身边掠过，惟恐落在别人身后地向前奔跑，仿佛要赶上最后一班通向未知的列车，他们心情盲目，但是目光高远



寻找心灵的归宿

□ 秦 帆

“选择一座城市,就是选择一种生活。”

初春的二月,刚刚送走来过年的二老,倚在自己设计的那张吧台旁,一边听着日渐稀落的鞭炮声,一边随手翻看寄过来却一直没顾上看的《白领 1998》——这句话,就那么不经意地跳进我的眼帘。

这样的句子,和这样的文字,仿佛白日里猛一抬眼,被正午的阳光刺了正着,直刺到心底里最柔弱的那一根弦。

在海边这座小城奋斗了六年,有过最痛苦和最甜蜜的回忆,才终于拥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小的屋子。每个来过的朋友都赞叹,有一应俱全的生活设施,有一只憨实可爱的小狗,更有满屋读不尽的人文情怀,生活的精华仿佛都浓缩在此……可有谁知道,屋子里唯一飘荡着的那个灵魂,始终不肯停止脚步,即使有了外人看似稳定的“窝”,也只有自己知道——那,不过是个形式而已。

那一天,所有的装修搞掂之后,看着满屋的新鲜,我拍拍身上的尘,对自己说:好了,终于完成心愿,这下可以放马了!

这一生,注定是要浪迹“天涯”的。

我所谓的“天涯”,是指城市与城市、或者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徘徊。

从 18 岁迈出家门那一刻起,就知道自己是属于外面世界的。那时候,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没有一丝犹豫和惊慌。当大学里的同学想家想到咬紧被角不让眼泪出来的时候,我正在摩拳擦掌兴奋不已;十年后的今天,同样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同样是面对陌生和空白,为什么,却无端生出了一份莫名的沉重?

莫非年龄增长的同时,当初那种不顾一切的勇气与激情,在悄悄地隐退?

听说我办了加拿大移民手续的时候,几乎每一个朋友都问:为什

【灯下文字】

么?在这里活得好好的,放弃一切去那里干什么?

我只有笑笑。其实真的,我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干什么。包括对那边情形的一无所知,包括举目无亲,且两手空空……那样的生活会是个什么样子,我不去想——因为不敢去想。

而回来的朋友满脸严肃、语重心长地反复叮嘱:“……当然,假如你不介意的话,不介意的话,找一份工作并不是难事……”

为什么要介意?既然选择了那个国家(城市),就必须接受那种生活,和那样的现实。

而既然是自己选择的路,哪怕再漫长崎岖,哪怕放弃一切,也要昂首挺胸、义无反顾、绝不言悔——十八岁那年,我就这样跟自己说。

这个春天,我又面临着抉择,在两个城市之间。

虽然五个小时就可以往返,虽然没有走出国门,这一次的抉择于我,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

任何选择都注定要有所放弃。

其实每一次的放弃,每一次义无反顾踏出的那一步,不就是为了寻找心灵的归宿吗——尽管至今,“归宿”这个概念对于我们还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然而那种血液里无法阻止的渴望,那种夜深人静时渗入骨髓的噬咬,分明在无时不刻、挥之不去地困扰着我们的灵魂、主宰着我们的思想……

相信无论哪座城市,无论世界的任何角落,不仅仅是我,许多知名和不知名的朋友,都在默默地、并且执著地走在这条不归路上——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了各自不同的理由,以及不同的目的……

只要生命存在,它就不会停息。

我只知道,它永远在我的灵魂深处,莫名的远方,向我展开一如既往的、神秘的微笑。

(秦帆,广州某公司职员)

苹果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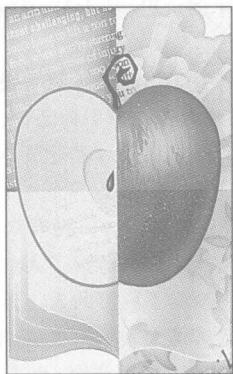
□ 单小海

空气中隐约有苹果腐败的气息，而我不知晓她的来历。在这座城市，割断与泥土的亲缘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毕竟，田埂上的斜风、细雨早已逸出时代的日常记忆之外。

但是味道越来越显著。在我的小屋里，在恬美音乐与甘醇红酒的抚慰里，烂苹果的气味象一个冒失的乡下亲戚，把头探进我乔装打扮的客厅。我无心理会，强作镇定，仿佛一只鸵鸟，陶醉在“富有品位”的列车前，母亲一只一只地把她们挑选、洗净、拭干，塞进我空洞的行囊。而抵达之后，她们被随意地拎了出来，然后被遗忘在节日的吃喝玩乐后。

苹果在乡间长大，她们也是某一块泥土的孩子，生来就渴望被干涸的嘴唇亲近。但是在这富足年代，她们被迫接受遗忘，仿佛跨越季节的生命就是为了赶赴萎缩和腐败的命运，在我们漫不经心的生活里。

一些久远的事物重返内心。99年春节，一堆腐烂中的苹果让我为自己感到羞愧。



活方式里。

苹果继续静静腐烂，直到我在某个星期天的上午发现了她们。经历了长满麻点、锈斑扩张的阶段，她们躺在茶几下，象一坨坨黑色的排泄物。我努力回忆她们的来历：这个春节踏上返深的

于是过节

□ 李亚夫

1、当初，原本没有节。黑暗混沌之中，上帝很爱干活，他看到光很好，于是说，干活吧：第一日，制造了白昼与夜晚；第二日，分开了空气、水与天；第三日，创生了大地、海洋和饱含果实的草与树；第四日，让太阳、月亮和星星发光闪耀，节令、日子和气岁得以产生；第五日，鱼翔海底，鸟飞蓝天；第六日，牲畜、昆虫、野兽出现了，上帝按自己的形象造人，让人代他管理这成了的世界；第七日，天地万物造齐了，上帝累了，他休息。

第七日同样是神圣的，工作后的休憩是快乐的。上帝喝点果酒，抽支草烟，听听鸟音乐，逛逛天街城市伊甸园，上帝在过节。

从那之后很久很久，西方人爱过圣诞节，中国人爱过春节。

2、人们在节日变得更象人了——我当然不是说平常人不是人，而是说节日象一把大剪刀，咔嚓一声剪掉了人们日常爱用的面具与虚饰，让无论东西南北的人们，坦露了更多的人之天性中美好的一面：新衣新帽的小不点玩得更火，老头老太太笑得更多，中青年男女也爹娘爸妈地叫得更响了点；在外打工的工仔工妹们，也千里百里地忙赶回家，为的就是年前年后能同家人团团圆圆那么几天几夜吧。

节日，是一只神奇的大喇叭，高一声是乡愁，低一声是亲情，呜哩哇啦，你的心忽然一下子就软了，绵了，就那么傻傻地乐着，唱着，醉着，听时间的脚步深圳嘀嗒而来，嗒嗒而去。

3、打开节日这扇门，你会发现，节日的神奇、狂欢和温馨之处，往往同人的生命渴望相关：人们祈福年年有鱼，是恐怖于饥饿；相互道福，是想解除贫贱的冷酷；恭喜发财，是讨个富裕的好彩。人们在平地里忙于找工糊口，官场情场生意场上算尽心机，甚至不惜铤而走险，伴随恶的力量难以自制；而节日则是一个缓冲的中立日子，得了，我累了，我要休

息。人在节日里显得更可爱了点,大概是缘于节日那独特的息干戈而多祝福的魔力吧。

节日是一扇凝聚了情感、意义和启悟的时空之门,门这边是以往,门那边是未来,你负载而来,你受洗而去,你会说,感谢生活,幸亏有了节日,疲惫而激流的心,才能重获新生、力量 and 希望。

4、上帝说,节日很好,过节吧。于是过节。

(李亚夫,深圳鼎成广告公司副总)



在美国过春节

□ John

十五、六年前，十六七岁的时候，从某处学到这么一句话：“旧历的年底毕竟是最象新年的了……（《祝福》）”。高中语文老师解释说：“鲁迅先生用精练的语言，描写了辛亥革命后中国农村存留的浓厚的封建意识……”

来到美国后的每年春节，我几乎都想起这句话，也还有那种感觉。但是看看周围，似乎没有什么东西跟封建意识特别沾边儿。脑子里，“封建”是一个如此少用的单词，若不查汉英字典，我还真拼不出来。那么说“旧历的年底才象新年”也许是中国人基因中的东西。鲁迅先生或我老师可能会在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再去感叹，但中国人还是会爱春节胜过元旦的。

人生活在现实中，不是想做的事都可以做的。在美国的老中们一般在春节里都想回一趟家，看看父母、兄弟、朋友、狂吃一顿……但机票太贵出入境太麻烦，没假期，口袋里没钱等等等等。只好希望明年春节再“一定回家”了。

在美国过春节的第一步是算一算哪天是中国的年三十，然后找个好时间给家里打电话。这几年占线越来越厉害，可能是这世界上电话越来越多的缘故。明年我可能只好二十九就开始行动了。

我的老板是一半韩国人，所以那天除了“早上好”以外他还多了一句“新年好”。我们报社新闻室里那两排电视中不时闪过一条“亚洲各国摩拳擦掌准备过新年”的短讯。当然屋子里除我以外很少人有扫一眼。INTERNET上号称有中央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不过我怎么也收不到。跟春运的火车票一样抢手。

我最喜欢春节的原因是：春节过后不久树就发芽了。过去在贵阳如此，现在在辛西那堤也如此。虽然现实中，美国的春天对中国人并不友好。许多中国人对美国的花粉过敏，因而生活在水土不服之中。我戏称

此现象为“中央情报局的洋大人，为了使我们鼻子变高，鼻孔变大而设下的圈套”。但我还记得朱自清说的春天象新生的婴儿、花枝招展的姑娘、健壮的小伙子等等等言论。

于是一年一年就这样过去了。春节来了我们就是很高兴。

(John, 美国辛西那提报编辑)

年不是猪肉,年不是青菜

□ 邓康延

什么多了都会贬值。“抓革命促生产”的年月,好不易逮住个年,就像吃大锅饭的蹭了干部小灶。如今,年算是连成一片了;大年春节,被民间红红火火从腊月过到正月十五;挂历开端的元旦新年,全世界要郑重地敲钟倒数,也不可掉以轻心;更有圣诞节随西方商品、文化悄没声地进了庄,你就是忘了,商家也会作吐血跳楼状提醒。于是,两三个月,让你都在正宗年、亚年、瘦年以及邻居的年里扑腾。年是拳击,紧着朝脑门上捶,再重都少了感觉。

什么重样了都会寡味。早先那对联虽不管口号式的倒也多手写多墨汁,透着点门里的味,可如今商家把汉字里的“高大全”挑出来,诸如“春夏秋冬福,东西南北财”全承包注册成了亿万幅印刷品,王二家和他三姨四舅的门脸也就基本团结一致了。不外再多个把倒的“福”字,或是把所有的吉祥字拼成一个百多划的新字,谁都不知咋念谁都知道那是全中国的好字疙瘩。年夜饭,能包的馅都包了,能吃的动物都吃了,能喝的酒都喝了,已不在乎吃只在乎麻烦了,于是全家奔了酒店。掌勺师傅的手艺若再打包外卖就折成灶间的春联了。春节晚会,娱乐大餐到时就端上,众口难调终须调。能上的演员都再三上了,能播的小品都再四播了,能祝福的词都再五说了,台上台下,屏里屏外也就这么着吧,闲着也是闲着,不看白不看。

什么惬意了都想再多点。人有惰性贪安逸。虽说年劲弱了,年味淡了,可年还是年,青菜里的猪肉、月头里的闲,能让你在法律允许下、经济同意下、四项基本原则不动摇下,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不想干什么就不干什么。如此这般倒盼着年能够在内联外延、中西合璧、古今汇萃之中,集约成一片,天天撕一片含在嘴里都是年。只恐那时都是年又都不是年了。顿顿猪肉,一盘青菜倒成了年。看来,好心情才是年。

(邓康延,《深圳青年》策划总监)

过年是不是越来越没有过年的味道？

□ 肖 莉

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我一直觉得自己没有这么老，而且从小都不认为自己是属兔的，妈妈说刚刚拣了个兔子尾巴，认命吧。年前的时候，读到少洲在周刊上写的贺岁文，大谈兔子的优点，总算找到安慰。

关于“本命年”似乎有很多说法，我发现这都是改革开放的成果，它解放了宗教，过去的所谓异端邪说现在已经可以堂而皇之了。最有印象的是，我过去的偶像明星陈冲留美后被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请回作为嘉宾，那年好像是86年，正好是陈冲的本命年，她腰上系了条红腰带，上台时的感觉已有点扭捏，可能刚刚熏陶了美国文化，尚未找到中西结合点，手脚就有些无措，一开口说“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我听说你们中国有个传统……”，这下不得了，十二亿炎黄子孙尽皆怒目。我虽然不太信这些，但入乡随俗，少不了在过年烧炷香，许个愿什么的。

我已经连续三年和父母在深圳过年，这之前还有过许多次。在深圳过年，大抵可以做三件事：在阳光灿烂的和风中逛花市，找一间酒楼吃发财就手（发菜猪手）之类的年饭，排长龙进入仙湖烧香拜佛。

花市是早就开始搭的，路少说也得封个七天、八天。今年，深圳的冬天有点夏天的味道，女孩子打着阳伞，戴着墨镜，穿着露脐装在花海中游弋，婀娜多姿，因为阳光太好，气温太高，今年的花开得特别灿烂。

在深圳，大年三十，所有的酒楼几乎都会爆满的，所以，有些酒楼不接受预定，有些则要求交定金，但年饭却好象永远千篇一律，“鸿运当头”是平日的乳猪拼盘，“发财好市”是发菜加干蚝，还有什么“龙马精神”等等，我永远没分清谁是谁，所以，这年饭反而没了平日的某个周末晚餐来得美味、享受，不过菜上得特别快，侍应小姐动作极其麻利，笑容最是灿烂——大家都等着回家过自己的年。

关于烧香，我一直认为是老头、老太的事，因着是本命年，无奈之下，大年初一竟起了个大早去朝拜，心想，惨了，这一年都是个辛苦命，